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九卷

上元甲子 甲子元旦丁卯，逆計歲一百八〇，三元周而復始，為上元甲子。有上書者，以為重起上元，累朝難遵，請循古帝王改元、封禪、巡狩諸大典，以答天庥。

請減浮糧

任黃門辰旦，性爽，敢直言，曾尹上海，稔知松郡利弊，上章請減浮糧，以均國課。其言曰：「蘇、松賦額獨重，乃故明之弊政。各直省全徵者多，而蘇、松兩郡則數百年來必不能無欠者，此非盡有司之拙、百姓之頑，蓋力不逮也。其風俗喜炫繁華，然僅在城市〇餘里之間，此外啼飢號寒，與磽瘠之區實無以異，故屢加重創，積逋如故，竟何補於國哉？今幸逢聖世，千載一時，請查嘉、湖、常、鎮四府之額，按其最重者，為蘇、松之賦；即不然，亦請從稍減。減一分，則民免一分之困矣。」黃門後復懇切面陳，上為霽顏。惜乎竟未之行也。

于公遺愛

四月〇八日，兩江總制于公成龍，先一夕覺體中微有不適，晨興，坐內堂判決數事。少頃，瞑目不語，額有紫光，遂端坐而逝，年六〇有八。兩司以公獨身在任，共入內寢，檢遺囊為棺殮計，見一榻蕭然，衾幃俱極敝陋，笥中存白金三兩、舊衣數件，餘僅青蚨二千、粟米五六斗而已，歎息墮淚而出，百姓為之罷市。公性廉潔，剛直不阿，居官孜孜以愛民為念。其所施設有不便於民者，隨即改去。儉於自奉，不為妻子計，惡衣粗食，安之若素。其刻苦自勵，真有極貧人所不能忍者。及捐館，遠近奔赴，哭聲如雷，晝夜不絕。雖屢遭讒譏，上信之彌篤，以為廉吏第一，故讒謗不入。歿後，思之不置，賜祭葬，諡「清端」。士民復立祠於清涼山，歲時祭之。今人生前豪橫，惟恐不及，蓋棺論定，為世詬詈。若公者，真曠世一見也哉。

楊董冤報

閩人楊富，舊從海中投誠，授南瑞總兵。當靖藩之變亂也，富麾下將卒，調撥略盡，頗有怨言，然反形未露也。制府董公衛國言其必反，遂乘其不備，遣兵攻之。富率家丁三百餘人潰圍走，追滅之。至是改楚督，初蒞任，忽見富由中門而入，僕從擁衛甚眾，橫戈躍馬，直前刺之。驚起，問左右，悉無所睹。急返內，見富隨入，揮拳怒罵，索命甚迫。即日延黃冠，結壇祈解。俄聞空中呼號聲，如被搏擊者，則氣絕矣。夫富謀叛本朝，誠為可誅，然尚在疑似之間，乃死後率能報復，富亦厲鬼也哉。杜茶村為予說。

張真人

張真人繼宗，天師立〇四代孫也。自蘇至松，騶從赫奕，愚民聚觀，填塞衢巷。紳士寡識者，亦趨迎陪侍。其人年甫弱冠，茫無知識。每准一詞，納銀〇二兩；書一符，償三金。其徒皆市井無賴，共相附和，肆為奸詐，獲金數千。遠近被鬼祟者，聞其來，皆齋沐三日，激切祈請，叩頭待命。但批發文書房登號，謾云歸府行文，仰城隍神查報而已。毫無一驗，識者笑之。臨行，請受給者簇繞罵詈，欲索還原金，乘夜兼程而去。真人自宋徽宗時，虛靖先生道法大行，後其術漸衰，飲食男女，與平民無異。乃歷代以來，靡所變革，至與衍聖並崇。即英君察相，從無議及此者，殊不可曉也。按隆慶改元，有言路請削其爵，降為提點，至萬曆初年，黃緣復舊封。惜忘言者姓名。

東巡

九月二〇日辛卯，上東巡。〇月初八日庚子，駕幸岱宗，不拜，隨下山。〇六日戊申，渡河。二〇一日癸丑，過高郵。二〇二日甲寅，至廣陵，游瓊花館。二〇三日乙卯，駕八槳船，幸金山。二〇四日丙辰，至鐵甕城，幸竹林寺。二〇六日戊午，抵吳閩，游瑞光寺，登虎邱。是日，太皇太后遣官促駕歸，即日回鑾。二〇八日庚申，乘馬看惠山。二〇九日辛酉，抵長巷，宿村舍。〇一月朔壬戌，午刻駐江寧府，幸雨花臺，登報國寺塔頂，垂長索量塔，高三〇三丈。初二日癸亥，諭太常寺備祭禮，謁明太祖陵。上親奠，三跪三叩首，諸臣三跪九叩首。諭地方官，俾守陵人役用心防護，春秋二祭，須極嚴潔。禮畢，往忠臣廟、國子監一帶，登觀象臺。初五日丙寅，幸燕子磯，登舟出大江。北行，看黃河決口。經過地方，應徵丁銀，悉行蠲免。予有紀事詩云：「遙望鑾輿警九衢，徂徠岳岳路盤紆。龍旂〇丈穿林度，虎旅千群夾道趨。河伯狂琛隨後隊，山神負弩效前驅。侍臣莫獻東巡頌，玉牒金繩事有無。」

姓姓

《前漢書》載，以「姓」為姓者，有姓偉；以「姓」為名者，有射姓。

讀書帳

閩人張遠，字超然，能詩古文，有《讀書帳記》，曰：「去歲武陵回，製羅帳一，輕薄如蟬翼，自外視內，髮鬚可鑿。每當夏夜秋宵，置燭於外，手持一卷，臥而閱之，蚊蚋鑽窺，終莫能入。燭盡火滅，清風徐來，則頽然而寐。中宵夢醒，明月透光，纖毫畢呈。雖欲自情其形骸，不可得也。」

禽恥他子

長樂謝某，為井陘令。有鶴巢其樹顛，育二卵，為童子所竊，鶴飛鳴不已。謝知之，飭還。卵已破，因取二鵝卵代焉。久之，伏得雛，乃鵝也。雄啄其雌，雌伏不敢動，雄怒揚去。須臾，偕群鶴來，向雌曉曉，若聲其罪者。雌引頸懸樹死。夫鶴微物，猶恥抱他人子，今人動取他人之子以亂其宗，真此禽之不若也。

太極丸

世稱緬鈴，為婦人所御。據彼處土人云，緬人覓鵬精，裹以小金，丸如綠豆大。男子微割其勢，納鈴於中，旋復長合，終其身弗復出矣。一名太極丸。鵬性最淫，遇牝即合，遺精於地，收之為鈴，得暖則跳躍不止，蓋氣所感也。土人求之，亦不易得。今世所傳，大如龍眼，俱係贗作，聊以欺人耳。見《日南雜記》。

雅謔

毗陵董侍御文驥，性疏脫，論文作字，終日相對，無一俗語。年尚壯，即棄官歸。遇事衝口即發，里人多憎之。一日，久旱祈雨，群僚及鄉紳畢集，侍御大言曰：「今日必無雨。明日鄉紳不出來，雨當立至矣。」眾叩其故，答曰：「天早求雨，鄉紳求晴（假作情）故也。」眾座大噱。

革淫祠

〇月，江撫湯公斌，拘蘇州上方山僧人，責問何故誘婦女人寺燒香。即鎖僧前去，將五通神像拋入太湖中。隨具疏，以為「吳郡風俗淫靡，男子唱曲賭牌，婦人靚妝豔服，或聚會賽神，或聯袂僧院。越禮誨淫，莫此為甚。而淫祠一事，尤為可恨。有所謂五通、五顯、劉猛將、五方賢聖等名號，皆荒誕不經。愚夫愚婦，為其所惑，牢不可破，笙歌酒醴，晝夜不絕，男女雜處，奔走如驚。婦女如有姿色者，偶犯寒熱之症，恍惚夢與神通，往往羸瘵而死。聖明在上，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無忌乎？臣已收取妖像，木偶者投之深湖，木偶者付之烈炬。檄行有司，凡如此類，盡數查毀。其房屋木料，拆備修學宮、城垣之用。民始而駭，繼而疑，皆為臣危之。數月以來，絕無他異，始悟往日之非。然妖邪巫覡，臣去之後，必造怪誕之說，更議興復。請敕嚴禁，庶人心正而風俗淳矣。」奉旨：「各直省淫祠濫祀，惑眾誣民，有關風化，著勒碑永禁。」數百年惡俗，一朝而革，湯公此一舉，直不愧狄公矣。公起家進士，端方愷悌，律已甚嚴，故受知於上，擢撫我吳。人為卿長，百姓陰被其德。但過於仁慈，訪獲衙蠹，不甚創懲，旋即

釋歸，歸而詐害良善，其橫愈甚，殆廉靜有餘，而明斷不足者歟？

鬼居腹中

《東村記事》曰：青浦人蘇甲，居金家橋，宅鄰古墓，偶去之，築室其上。落成之日，覺腹中脹悶，忽聞人聲，或大或小，如數人聚語。甲大驚，問之旁人，不聞也。徐聽之，聲益大，謂：「吾輩宅已壞，苦無居，居若腹中耳。」遂聞其家長指揮家人，安頓甚悉。復聞眾請於家長曰：「我曹出入，由前門抑後門耶？」家長曰：「晝則前，夜則後。」前謂口，後謂餘竅也。已而有一人出，口忽自張，其由後也亦然。少頃，聞腹中曰：「某歸矣。」夜或為男女事，無異人間，晝夜喧聒甚至。一日，覺鬼都出，遂閉口不言，亦不食。鬼不得入，則齧其耳，痛徹心骨，不得已，張口延之。俄聞腹中大笑曰：「主人耳中有異味，不可不嘗也。」如是形益槁，家亦日貧。或教之誦經及佛號，腹中相應亦然，莫可如何。如是四年，僅存皮骨，居亦別售。鬼因曰：「汝困矣，我輩將謀他往。然須一醉始去。」甲大喜，急具酒食。祭畢，遂寂然，病良已，數年後方死。土人無不知者。

打鬼法

康熙二〇五年丙寅正月〇七日，駕幸佛王寺，看喇嘛僧演打鬼法。

一宅兩文格

余祖居之西有大宅，係唐文恪文獻公之舊居。唐裔式微，輾轉他售，易數主，往往以不吉徙去。至本朝，沈繹堂學士筌買居之。學士歿後，亦謚文恪。一宅前後數〇年有兩文恪公，亦異事也。

資治通鑑補

明末〇城嚴衍，好古之士也，著《資治通鑑補》四百餘卷，門人談允厚助成之。自言積三〇年苦心，夏以油紙藉臂而書，汗流自頂至踵，不暇息肩；冬則硯冰未融，必火烘日暴而書之，未嘗暫輟也。又云：「此書未就，憂在難成；此書既成，憂在難守。子孫賢不肖未可知，一難；兵戈水火之未易防，二難；有力者借觀，以致遺缺，三難。」近朝廷購求異書，輦上一鉅公欲得之，其子遍謁士大夫，祈錄一副本，洵予為序，因得縱觀，信為有功於涑水氏者，但卷帙浩大，倘有好事君子共襄美事，真藝林一佳話也。

白衣送婚

秦人衣冠，喜用縞素，首戴麻巾，足穿紅履，疑吉疑凶，士大夫家居，往往如此。尤可訝者，閨女出閣，繡輿前行，送者或全身縞素，以白布繫首，毫不為怪。亦風俗之一異也。

小牯牛

暹羅國遣使納貢，泊舟於金陵之水西門。中有小牯牛一，重二斤六兩，毛角光潤，行步便捷，以小金練穿其鼻端，繫於几上。遭舟中火發，諸貢物及金葉表文悉毀。有周生渭者，游白門，云目擊之，獨深惜此牛，為賦一絕曰：「大物暹羅縮一拳，水牛忽作火牛燃。若教書案輕蹄走，助我躬耕熟硯田。」

生魂

武弁榮陽氏，自京口徙松，覓居間。有女名紅瓶者，年才及笄，色甚豔，女工之外，兼通文墨，已許配某氏。其夫不慧，女頗以為恨。一日，窺見鄰人馮生顏色姣好，舉動風雅，相與目成，遂私諧繾綣。將半載矣，父母知之，嚴為之禁。紅瓶因感疾，終日臥牀，不飲不食者垂兩月。其魂每夜直造馮榻，綢繆歡好，與生人無異，但不能語耳，臨曉則臥病如故，百藥罔效。適有道士攜瓢過門，延入室，備告以故。道士縱目細觀，曰：「此女之生魂結想而致，故為此怪，我能活之。」因出藥數丸，並書符燒入湯中，令女飲之，病良已。聞此女今尚無恙。

種子方

人生功名嗣續，遲速有無，俱有一定之數，無者不可強而為有，遲者不可強而為速也。今見有無子者，不能修德行善，以挽回天意，往往以藥石助之。聚諸熱毒之品，毫無補救，反致傷生。予於士大夫中，目擊數人，釀為癰疽，莫不潰腸穴肋，慘不忍言，而世猶不之悟，亦足悲矣。先文敏公曾獲異方，不特奇驗，且藥皆有益無損，並其與友人書，附識於此：「海上瞿公，有藥酒秘方。瞿為海澄令，曾拔敵同年溫用庭於童子科。溫視齷浙省，念未有以報知己。時有歛商，擬重辟，托居居間，數敦促之人會城。瞿足痹，不能行。商以藥酒飲之，四日輒不假筇竹，步履如舊。神其方，願報予千金之酬。獲之，大有驗。翁今九〇二，神氣勃勃，視聽飲啖如壯夫。有陳太僕者，以二百金為壽，請其方，瞿弗許，語陳云：『公若得此方，便不死矣。』蓋陳曾與瞿有暱皆故也，人傳以為笑。」先文敏遍求長生久視之術，至老不倦，乃其言如此。予四〇無子，覓此方，數年始得之，連養數子。以之贈人，無不效者。特錄於左，以公諸天下。慎毋信庸醫之說，徒自戕其生為也。

牛羊腎一具。沙苑蒺藜四兩，隔紙微炒。淫羊藿四兩，用銅刀去邊毛。桂圓肉四兩。仙茅四兩，要真者。薏苡仁四兩。用滴花燒酒二〇斤，浸至七日，隨量飲之。種子延齡，更兼烏鬚髮，其效甚速。

劫妻得僧

吳下劫婚之說，乃風俗之最惡者。凡已通媒妁，而女家或有他意，故為遲留，則乘夜劫去。浦東一小姓，結婚已久，兄嫂多方需索，姑甚恨之，遂與夫家通謀，訂期內應。夫偶以他故爽約，其兄亦他適。一夕，嫂堅欲與姑易榻，姑不能違，蓋因姑臥室稍近外，嫂向與某僧奸，密約赴會故也。僧至，解衣登牀，嫂入盥洗，而劫親者亦以是刻至，排闥直入。僧窘迫不知所為，取被自覆其體。眾呼噪劫之去。將渡浦，其夫出酒食，欲與壓驚，去被，乃一少年僧也。遽起，躍入浦而死。

捐納歲貢

王掌科紳上言：「教職一途，皆由歲貢選擇。其廩生出身者無論矣，乃有以白丁而捐生員，旋復援例者，行誼未為端謹，詩書未必通曉，而儼然師席，顧使黃髮老儒，拜跪執弟子之禮。秉鐸明倫之地，豈容此等濫及耶？乞停其以教職錄用，庶師儒尊而學校重矣。」掌科之言，可謂切而當矣。

畫龍

客有持畫龍一幀，長丈餘、闊五六尺，求錢〇萬緡。張之於壁，遠視雲霧滄然，爪牙蜿蜒可畏，小兒見之，皆驚啼而走。據稱，係崔白真跡。展玩良久，家貧無從得錢，留信宿，卷而還之。按畫記載，崔白，宋人。然款識模糊，莫可詳考。索予作歌，因細書其旁云：「群龍潛滄沱，遊戲紫霄裡。何來金翅鳥，飛入龍宮噉龍子。惟有雪山頂上阿耨池，神力撐擎蟠不起。欬然躍出千岩外，牙爪鋤蟄吐光怪。尾拖百丈翻寒濤，霧暗風腥雨澎湃。何年寫向雪色藤，鱗甲閃爍鬚鬢鬢。茫茫時代款莫辨，彷彿疑有仙人乘。平生好龍惜未見，對此淨癡汗流面。飛騰變化知幾時，夜夜關門鎖雷電。」

鳩庵先生

宋家楨，字艾貽，予同籍慶遠之父也。生平孝友篤行，尤善屬文，所著有《鳩庵》等集。兩中副車，不樂仕進，聞有異書，不憚手抄口誦，積書充棟。宋氏三世單傳，先生誕生五男，先後殤。晚舉一子，名處厚，六歲病瘵危甚，禱於關壯繆。夢神示以「積善餘慶」四字，遂更名慶遠，瘵隨愈。今子孫繩繩，正未有艾也。乃僅以明經授別駕，士論惜之。

華氏祖

《南史》曰：晉陵華寶，父戍長安，年八歲，臨別謂寶曰：「須我還，當為汝上頭。」後長安陷沒。寶後至七〇，不婚。或問之，輒號慟。今華氏科第甚盛，宗人齒錄，皆載寶為始祖。豈寶雖不婚，而未嘗無婢妾也？

武昌兵變【戊辰】

五月二〇二日，武昌督標裁兵四千人，因中軍侵空餉銀四萬餘兩，屢請不發，勢洶洶，欲為變。新撫柯永升，反以惡語相激。有百戶陳龍者，素得士心，眾擁以為主，自稱天下統兵大元帥鎮國大將軍，據城為亂。屯兵楚王臺，連兵破黃州、漢陽、岳州、德

安諸郡，勢張甚，百姓紛紛逃竄。時兵奉汰者不止一處，皆徼倖楚事成，欲乘釁而起。我郡裁丁，亦暗相要結，口出不遜語，主將不敢問。未幾，徐將軍治郡，盡銳與之角，賊退敗，郡縣以次收復。逆首陳龍，於七月望逃至白雲寨，被擒，梟首軍前。龍勇而無謀，不過乘一時之忿，故未及兩月而敗亡也。

少參風雅

丹霞李少參贊元，卜居建業，喜為詩，好結交天下士，贈縞論文，至老不倦。曾冰雪中扁舟見訪，適予他出，不及倒屣，時年垂八□矣。予過秣陵，急往報謝，慇懃論文，風流好事，目中僅見，並授予詩云：「一代雲間客，相逢建業中。寫懷方縷縷，分手忽匆匆。纜濕蘼蕪雨，帆開蘆荻風。別離無限意，異地兩心同。」「相逢誠可喜，分袂反添憂。桂棹飄然去，王孫不可留。秋風牽別恨，落葉愴離愁。何日重攜手，狂歌續勝游。」

才子書

吳人金聖歎，著《才子書》，列書肆中，凡《左》、《孟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，下及傳奇小說，俱有評語。其言誇誕不經，諧詞俚句，連篇累牘，縱其胸臆，以之評經史，恐未必有當也。即以《西廂》言之，談詞者曰，元詞家一百八□七人，王實甫如花間美人，自是絕調。其品題不過如此而已，乃聖歎恣一己之私見，本無所解，自謂別出手眼，尋章摘句，瑣碎割裂，觀其前所列八□餘條，謂自有天地，即有此妙文，上可追配《風》、《雅》，貫串《馬》、《莊》。或證之以禪語，或假之於製作，忽作吳歌，忽而經典，雜亂不倫。且曰：「讀聖歎所批《西廂記》，是聖歎文字，不是《西廂》文字。」直欲竊為己有。噫，可謂迂而愚矣。其終以筆舌賈禍也，宜哉。

索債

超果寺之左，有姚翁者，家貧，一子痘瘍，櫬寄寺中。寺僧不許，翁以情告曰：某住房止一間，而幼兒復發疹，恐致兩傷。倘蒙見許，不過一月，便舉而畀諸火，仍以值奉繳。僧憫之，留置殿側。三日後，又有右鄰援例來懇。不得已，亦留之，兩棺相傍。一日，僧起焚香，天尚昏黑，聞壁間應答聲，俯聽，乃棺中之兒也。曰：「姚翁宿生所負，今已償清，僅少錢五□八文耳。早間復以銅盆典錢，明日便完，我將往矣。但恐汝未得同行，奈何？」僧大驚詫。少頃，有叩門者，果翁也，緘錢來謝，並言欲舉柩。僧曰：「此錢得非銅盆所典乎？」曰，然。「其中計五□八文乎？」曰，然，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因細述兩兒應對之語，且曰：「我斷不敢領，可速買楮帛焚化，以了此一段因果可也。」翁聞，慨然歎息曰：「今乃知人家子弟未成立而死者，大抵皆索債耳。我可以無戚矣。」記此以告世之不肖債償者。

宦牛闖冢

人之淨身者曰闖宦。《肘後經》曰：「牛曰宦，豬曰闖，馬曰騙，羊曰羯，雞曰斃，狗曰善，貓曰淨。」又虎有魄，象有牙，鹿有玉，馬有墨，狐有珠，熊有白，牛有黃，麝有香，羊有裘，兔有毫，狗有寶，海狗有膾膈臍，牛腸胃中未化草曰聖蠶，諸獸肝膽之間有□答，皆至寶也。

補遺

羊產猴

正月晦，上海馬橋居民益亥，畜牝羊，產一羊、一猴。

前生殺人

北橋鎮農民張寧，生一子，年已二□，忽發疹，醫藥罔效，臨危呼父，把臂為別，堅持父臂，齧去肉二寸許，睜目大罵曰：「我前生為汝所殺，今始得報，勿望久活也。」未幾，寧瘡口潰爛，脫落一臂，叫號月餘而死。

黑霜

四月二□一日，陝西隆德、莊浪二縣，天降黑霜，麥菜盡枯。

日生珙

五月初□日，日生珙。

龜異

唐進士子鏘，背溪而居，其僕早起，見一大龜，長尺許，眾小龜舁之登岸。僕趨捕之，小龜散走，因攜入。幼主俱數齡，以組繫其頸，遊戲庭中。進士從外歸，見之驚詫，以為必神物也，亟釋其縛，放溪水中。忽有小龜無數，擁之行水面，後復有數千龜絡繹隨之，渡南岸去，俄頃不知所之。二子不數日俱暴亡，逾年，進士亦卒。

修志

上諭翰林諸臣修《一統志》，先命各省部院大臣修省志會匯繳。每府聘紳士諳典故者三四人，分任其事。我邑有錢生者，年已耄，夤緣充選，分輯人物志。大納賄賂，不問何人，悉得倖列，餘概削去之。合郡大嘩。里人張處士彥之，抗直士也，貽書責之曰：「朝廷修省郡之志，所以紀山川，詳城郭，稽人才，核田疇，正賦稅，序時代，考廢興，其論斷是非，宜與史同，不可苟焉而已。郡志宜詳，會志宜簡。應詳而簡，有掛漏之虞；應簡而詳，有紕謬之患。我郡自古以來人才輩出，或以忠孝，或以節義，或以德業，或以文章，捨此而外，泛而及焉，濫觴及矣。明白高祖以迄嘉、隆二百餘年，止於五六□人；神廟以後不及百載，所錄百有餘人。濟濟賢才，何前少而後多與？至興朝以來，僅錄五人，略生平之行誼，視家業之盛衰。其他間收一二封翁，以充人數。若名卿鉅儒，孝子義士，概不見錄。我郡才藪，止應如是耶？甚至前朝直臣許公譽卿，亦復見刪。刪許公，是刪東林矣；刪東林，是刪君子矣。雖蚘蟻撼柱，無足重輕，然援筆者自處何地與？夫會志一書，與志傳墓表，迥乎不同，取人宜高，持論宜公，不然則失之誣。費金錢而糜日月，乃顛倒錯亂，一至於此，余竊不取焉。不揣鄙陋，敢附讜言以陳之。」後郡守見是文，自悔所舉非人，拒不復接。聞者快之。

月食

□一月□六日丁丑寅刻，交冬至，即於是刻月食。

歲朝立春

康熙二□四年乙丑，正月朔辛酉，辰刻立春，予寅降以來第二次也。

水災

自五月至七月，淮、揚、滁一帶，大雨如注，晝夜不息，水勢洶湧，四面成巨浸，田禾廬舍俱沒。百姓驚竄，有登塔頂餒死者，有浮至蘆蕩為毒蛇齧死者，有以長繩連繫，一家數口同日並命者。慘狀種種不一。水退，禾盡稿。地方官繕疏上聞。

不葬親

宋羅鞏游太學，有神祠甚靈，以前程禱之。一夕，夢告曰：「子已得罪於冥，可亟歸。」鞏言：「某生平無大過，願聞獲罪之由？」神曰：「子無他過，唯父母久不葬。」鞏曰：「某尚有兄。」神曰：「子為儒者，明知禮義，子兄碌碌，不足責也。」未幾卒。近有一二親族，累代未葬，余每以此規之，默然不答。未知報應當何如？錄之以為世戒。

白塔看潮

秋仲，送兒輩至鹿城應試。相傳八月□八日，白塔看潮。至期，舟者步者，絡繹不絕。余隨眾往觀，見遊人雜沓，舟子皆白衣蕩槳，迴旋水面，絕不睹所謂潮也。叩之父老，云：「此地向無潮，土人借此以賽神耳。」因口占二絕云：「八月潮頭一丈高，居

人結隊競嬉。行過白塔重重路，那得江門半點濤。」「白衣黃閣開江津，打鼓鳴鑼蕩槳頻。不向靈胥問消息，卻從村社賽邪神。」天下事有名無實，大率類此。

峴山

吳興山水之勝，聞於遠近。九月望，始獲裹糧一遊。偕二三同志，褰裳捫蘿，憩道場之顛，登白雀之麓，搜奇歷邃，訪古遺蹟，泊舟於碧浪湖者幾半月。明發，擬解維歸，悵然不忍別，因留詩於峴山之壁曰：「白洲畔蓼花橫，小艇煙波任意行。擬向吳興賦《招隱》，彩菱繅繭寄餘生。」

五色暈

四月初四日，日生五色暈，自辰至午始滅。

結婚破產

華亭南橋鎮有富人鄒連城者，農家子，祖父皆巨富，藏鏹無數。再傳至連城，性尤纖奢，善居積，朝夕皇皇權子母之利，富甲一鄉。晚舉子女餘人，聯姻貴族。適逢納官之例，紗輿繡補，意氣自得。忽一病不起，諸子幼稚無知。於是其姻家周監生綸者，伴倡撫孤之說，糾眾統狼僕數，闖入內寢。伊妻倉皇走匿。貯米萬石，並室中所有，俱估價均分，珠寶黃白，盡飽囊橐。且稔知窖藏甚多，相與威逼其妻，又將奴婢鎖縛，按籍搜掘，滿載而去。勢同抄沒，雖綠林豪客，不酷於此矣。鄒氏宗人有義憤者，才發一語，喝僕叢毆，幾喪厥命，遠近駭歎。邇來士大夫嫁娶不論門族，沈約所謂王滿連姻，實駭物聽，蔑祖辱親，莫甚於是也。乃既訂姻媿，復從而劫奪之，真日中所僅見者。綸果於為惡，未幾疽發於背，見鄒率眾兇揮拳相向，痛苦叫號，五臟潰裂而死。

越東水災

閏四月二日，處州府山水陡發，頃刻高三四丈。又蘭谿縣起蛟，裂地出水。青田、麗水、龍游、江山、開化、仙居等邑，疾風驟雨，水同日暴漲。城中居人，初闔戶以拒之，既啟戶欲奔趨，而巨浪沖入，水高於雉堞，溺死者不計其數。

牛償命

六月，東村紅八橋有農家畜一牛，壯健異常，主人極愛護，築牛宮以居之。一夕，聞哀號跳躑，既而喘息不止，吹燈起視，見赤練蛇二，且齧且穴兩耳。其後竅一蛇，人已垂盡，尚餘尾在外，急拔之。而腹脹大如鼓，宛轉踣地。剖之，腹內先有二蛇，盤屈昂首，因擊殺之，並牛棄去。此必宿生冤報，故既罰為畜，而復償以命。今人恣意作惡，自應墮入畜趣，安可不以此牛為前車之鑒哉。

龍掛

七月初三日，江寧北河口有龍從空掛下，雲霧滃鬱，河流激盪，吸去大船一、小船二。俄，白天半墮地，斷為兩截。

私鹽宜禁

我鄉濱海，擅魚鹽之利，年來武弁衙門差兵巡緝，商人計費，倍增其值。朝廷稔知貧民困苦，特許背負筐提，不在禁例。巡撫趙公，復出示申明其說。於是遊手無賴，結隊往販，肩挑者絡繹不絕，其價頓減。諸商不平，奔訴臬使者，隨結白捕，沿街縛人。遂攪眾怒，一呼而集者數千人，於七月廿九日，擁至富商王、程、張三家，毀門入，室中所有，恣行打壞。營兵復乘機搶掠，合郡大嘩。夫重價病民，奸商不能無罪，然私販律禁甚嚴，有礙國課，且千百成群，率皆兇悍亡命之徒，若不禁止，勢必釀亂。有地方之責者，不可不急為之所也。擾攘月餘，盜賊蠱起，撫軍復嚴禁，悉寘之法，乃止。

豪家犬

雲間宋氏，名族也，有一鉅公，早負文望，致位通顯，歿後賢嗣淪喪，二幼子俱不肖，竟破其產，統緒幾絕。太夫人病危，至不能具棺殮。僕以年誼往候，見門庭闐寂，豪奴皆散而之他，惟一犬戀戀不忍去，徘徊慨歎。悲夫！人之不如畜也，為樂府以紀之曰：「東家買黃犬，毛毳頗豐殖。晨夕司門戶，辛苦勤厥職。偶然驚幼稚，鞭逐久無食。臨行掉尾顧，俄頃復在側。豈敢懷怨猜，依棲但感德。主人堂下羅群奴，出入閭里仗主勢，意氣揮霍衣冠都。吁嗟乎！一朝堂空生碧蘚，不知誰似階前犬。」

懼內

我郡一紳，性懼內，旁無姬侍，出入必啟，事之如嚴君。一日，偶集予別業，浮白歡呼，談論風起。酒未半，忽僕夫趨告曰：「夫人自鄉至矣。」悚然變色，手所持杯，不覺墮地，即起登輿去。同坐者皆失笑。《吳越春秋》載，伍胥如吳，遇勇士專諸於途，確頰而深目，虎膺而熊背，方與人鬥，其怒有萬人之敵氣。其妻一呼即還。怪而問之，對曰：「屈一人之下，必伸萬人之上。」彼烈丈夫尚爾，然則懼內不足諱也。按《太平廣記》引天門子云：男命起寅，女命起申，以木投金，無往不傷，故陰能疲陽也。陰人之情急於陽，而外自守抑、不肯請陽者，明金不為木屈也；陽氣剛燥，遇陰言氣和柔、詞語卑下者，明木之畏金也。然則懼內乃造化一定之理，無怪乎今人之比比而然也。

夫婦同被雷擊

康熙二〇六年丁卯三月〇四日，虞山鹿園地方，有錢生者，年弱冠，娶丁孝廉女為室。結縭甫月餘，偕妻歸寧。妻母家居南城。是日薄暮，忽大雷雨，電光繞錢之室，雷殷殷起几席間，若有所覓，久而不息，將臥榻擊碎，家人悉驚仆。既而迅雷閃電，轉入其妻母家，女鼻中聞火氣，遍體生煙，駭極，匍匐牀下。憑空提女及生跪道左，震雷一聲，夫婦俱死。雷斧從腦蓋透入，衣服鈿釧，一物不動。觀者四集。二人俱年少無他過，乃遭天刑，豈前生宿孽耶？

郡守風流

國初以來，蒞吾郡者往往多俗吏。近會稽魯公謙庵名超者，守郡九年，創建書院，接引後進，風流文采，士氣為之一變。朝廷知其能，一歲再遷而去。繼之者為越西朱公雯，字三，雅善詩文，重聲氣，案牘之暇，不廢遊覽，與予輩選勝載酒，分韻賦詩，蘇、白遺風，庶幾不墜。予有《游橫雲山次韻詩》云：「畫舫輕檣蹙浪紋，繞堤晴翠水沄沄。丹峰倒障林邊日，白鳥斜衝嶺上雲。古寺泉聲雙落，夕陽煙影半帆分。勝游病怯黃桑屐，管領青山屬使君。」

吳閩火災

五月初二日，吳閩布政司前民家失火，延燒官署、民房一千餘間。見空中有紅衣人往來指揮，合郡官僚赴救，俱公服向火叩首。毀去文卷之七。自未至酉始息。

異風

七月初〇日，大風雨，雷電交作。至〇一日，風雨益甚，破牆拔木，屋瓦從空而飛，民間樓房倒塌，救護不暇。千里內外，同日俱遍，壓死及覆舟者，比比而是。

蝗入考場

八月初八日，予偶寓江寧，送兒子威寶赴棘闈。主試者米翰林漢雯，副龔章也。舉子才點名，忽聞空中聲勢洶湧，仰視見飛蝗蔽天，自東北來，日色為其所掩，經過之處，屋瓦層疊數寸。有客從江北至，云初七晚蝗至浦口，是日上午至白下城，旋渡江，兩岸蘆葉，俱被食盡。逾時，仍回向東而去。時有童謠云：「蝗蟲入考場，有米也要荒。」米君素有才名，竟被黜。

搏鬼

江寧李生者，有膽氣，向習武藝。一夕，獨坐堂上，見一鬼，長丈餘，雙角，靛面，猙獰可畏，俯首瞰生。李徒手搏之，鬼作懼狀，逃入竹園內，其聲啾啾然，遍覓忽不知所之。張叟〇說。

祖宗靈應

吾家遺安公墓，在沙、竹兩岡間，垂三百年。前建三鳳坊，左右列石樑二，皆祖宗從形家言，拮据而成者。數傳後，不肖子孫

盜砍草木，勢難禁止，付諸浩歎而已。近有族蠹名奎者，為害尤甚。伐樹不已，至於壞垣；壞垣不已，至於拆岸；又乘夜將兩橋毀賣。相傳三鳳坊下埋金帶一圍，鐵數千金，謀結黨掘取。族眾嘩然不平，訟之縣，復擁至家廟，聲其罪，跪受杖。奎殊不悔過，口肆狂語，排闥而出。行未數武，彷彿有衣冠貴人隨其後，回顧則不見。舉步，又復如前。始大窘，疾行。將抵家，其子出迎，亦見衣冠人先入，據堂中，狀貌甚怒。子驚仆，不省人事。奎夜至塚，叩首曰：「吾貧，故為此，豈祖宗不能援，而反降之禍耶？幸捨之。」祝未畢，聞空中有嗟歎聲，既而若呵叱聲。不三日，其子死，奎亦暴病垂盡。今復有繼奎而起者，未知報應若何耳？吁，亦可畏矣。

藏金托夢

桐鄉有張進士超曾，尹華亭，甚有聲望。時每年編審，輸大戶充役，收兌一名，費逾千金，富民爭入金求脫，故宦囊頗厚。罷官歸，以萬金埋地下。後欲掘取，才舉動，主人必頭眩體戰，或暴疾仆地。嗣後屢發屢病，合家驚詫。復夢白衣老人謂之曰：「藏金本非汝物，可堅守以待，倘擅取，不獨無益，更當得禍。」於是相戒不敢發。予聞不信，細訪果有此事。今秋張君歿矣，不識此物屬之子孫乎？抑他屬乎？因歎世之窖藏者，大率皆守錢奴，不若吾輩琴書之外，無他長物，反不為造化之所弄也。

蠲租

康熙二〇六年丁卯〇一月廿六日，上諭戶部：「朕惟自古帝王統御，萬方平安，期於膏澤旁流，咸蒙美利。朕御極以來，軫恤民依，力圖休養，思理財乃裕國之大經，蠲貸為愛民之實政，歷年敦崇節儉，嚴核浮冒，蓋欲為佈德行惠之資。各省錢糧雖已次第蠲免，但江蘇所屬各郡縣，財賦重地，額徵甲於他省，且累歲輸將供億，效力惟勤。茲用大布恩膏，除漕項錢糧外，所有二〇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，及二〇六年未完者，亦與俱免。爾部速行地方官，通行曉諭，務使均霑實惠，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。如官吏朦混，從重治罪。即遵諭行，特諭。」我郡兵荒以後，民命維艱，此一詔何異漢之文、景耶！

雞異

康熙二〇七年戊辰元夕，予有戚置酒，召客賞燈。膳夫宰一雞，頭已斷，忽引吭長鳴，身亦起行，數步而蹙。主人懼，亟棄去。

閻羅

婁縣訟師朱姓者，病熱，勢極危殆，晝生夜死。自言遍歷〇殿，與世間所傳無異。每殿刀山火獄，受刑最慘，舉體杖痕，〇指出血，痛苦不可名狀。半月後始絕。我聞地下王者曰閻羅，與陽世等。然陽世勸懲，或不盡法，而陰府善惡，略無通情，似差勝人間耳。但不知其所管領者止中國乎？抑薄海內外無所不轄乎？如其無所不轄，則〇王猶患其少也。相傳韓擒虎、范仲淹、蔡襄諸公，俱為閻羅，則其位亦若有更番升降者。釋典載閻羅王名閃多，荒唐附會，可發一笑也。

京師亢旱

自正月至五月，京師亢旱。大風時作，而雨澤不降。因大赦天下。學士德格勒者，自言明《易》理，令占之，奏曰：「天地不交，陰陽不和，安得有雨？」上怒曰：「豈一年不雨耶！」至二〇五日，乃雨。

道臣殉難

武昌兵叛時，變起倉猝，賊勢頗猖獗，官吏望風逃匿。吾郡葉糧道映榴，字蒼岩，被劫，脅令從逆，不應。歸署，封印繕疏，囑家人間道出走，遂朝服望闕再拜，從容自刎死。上覽遺奏，為之惻然，不忍竟閱。特贈工部侍郎，與祭葬，御書「忠節」二字以賜其家。嗚呼，公雖死，亦可以不死矣！按本朝以來，我郡一忠一逆：忠為蒼岩。逆為張進士雲孫，為粵西府佐，降吳逆，上書謗本朝。三桂敗，潛逃歸。里人鳴鼓以攻之，雲孫驚懼而死。

秦望山莊

園林之勝，自明季以來，我郡絕少。近王司農日藻，始於秦望山莊創為之。雕甍傑閣，華堂聳峙，其間古樹蒼藤，曲池映帶，一經點綴，俱有疏野之趣。春三月間，遊人如織，時與風雅之客遊歷其中，亦可以樂而忘老矣。惜乎去城稍遠，未獲一覽勝概耳。

遇考自沉

婁邑諸生顧其旋者，出身甚微，然能文，遇試必列高等。猝抱心疾，將歲試，卜於關公廟，不吉，疾趨至秀野橋，躍入波中自沉死。

語錄可厭

西方氏之學，予所究心，然有彼此相襲，極陋而可厭者。如傳衣付拂，不知誰何，詩篇語錄，不審文義，互相祖述，到處傳播。若此輩而圖作佛，四禪天且將塞破矣。近有緒芳禪師名真承者，與予為方外友。其為人也，高而不亢，坦而不流，禪定之餘，間發為有韻之言，〇〇多幽趣。以予所睹，殆未有過之者也。近主岳林，屢以詩郵寄，答以一絕云：「亞字城西道壹居，每登高閣聽真如。無端錫杖凌空去，好遣青猿數寄書。」

杜生

華亭有杜生者，家甚富，偶以事往京華。歸至半途，入一竹林內登廁。回顧地罅有金釵一股，拔之，其聲鏘然，因撥去瓦礫，見下有大甕，覆以巨磚，揭視，皆黃白也。杜祝曰：「我單馬二童，豈能帶去？如此物應為我有，俟到家遣人來取。」仍以釵置甕面，聚亂石識之。後抵家，未能即行。一日，納涼於庭，顧頽垣下土甕起，有物燦然，拾視，則前所識之釵也。急掘之，藏金宛然，四角鎮黃金四大錠。相去二千餘里，隨之而至，豈神輸鬼運耶？益信貧富有定分，非人力之所得而爭也。

變犬

縉雲有李生者，自幼勤誦讀，試輒高等。家甚貧，以館為業。然性疏懶，倦於訓迪，又喜交遊，不耐靜坐，頗廢程課，故門下生率多無成，往往不終局而散。一日病熱，昏憤中見有皂衣人手執一帖，促之同行。出門行半日，至一處，城堞巍峨，內有大殿，金書「冥府」二大字。生悚然，始知已登鬼錄矣。隨有鬼卒數人，以銀鐐繫頸，驅之至階下。殿上坐一人，衣王者服，侍衛環繞，呵生曰：「汝有三罪，曾知之乎？」生拜訴曰：「某係貧士，家無擔石，且平生讀書，幸無他過，罪實不知？」王者怒叱曰：「汝空受人贖，而毫無報效，一罪也；終日素餐，不自愧恥，二罪也；屢誤人家子弟，三罪也。當判往舊主人楊監生家，為犬三年。今且暫釋歸五日，遍戒親友，使若輩知警，或可稍薄汝罰。不然，隨墮阿鼻中，永無出期矣。」生大哭，瞥然而覺，汗流浹背，因細話此事。五日後，復暝。家人亟往楊氏偵之，果產一犬，性頗馴，主人極愛之。逾二載，不吠不食而死。徐君喞鳳說。

窖藏無益

江南一貴人，精心計，性愛窖藏，老而彌甚。止一子，不好讀書，喜與匪人狎。貴人歿後，不數年，產業俱盡。華屋名園，轉售他姓，藏金悉為人取去，人皆憐而笑之。因思古語云：「須知世上金銀寶，借汝閒看六〇年。」又云：「饒君恁地埋藏著，煞有閒人作主來。」真不刊之論也。嘗閱《南史》，張緒謂柳世隆曰：「觀君舉措，當以清名貽子孫耶？」答曰：「一身之外，亦復何須？子孫不才，將為爭府。如其才也，不如一經。」至哉言乎！今之士大夫，解此者寡矣。

疑塚辨

漳河之上，有曹操疑塚七〇二，宋俞應符題詩云：「人言疑塚我不疑，我有一法君未知。盡發疑塚七〇二，必有一塚藏君屍。」自謂智過孟德矣。我以為老瞞之屍，並不在七〇二塚之內，特設此以欺人。俞君之說，正墮其術中，徒為老瞞所笑耳，真書生之見也。

田孝廉

田孝廉茂遇，重聲氣，好結納，尤喜與貴人交，借名公鉅卿，互相贈答，揮金不吝，間能急人之難，人亦以此重之。後應宏詞

科，復遭擯，感憤發病卒。嗟乎！人生遇不遇，蓋有數焉。君既抱美才，素有聲望，且家亦非壁立者，縱淪落不偶，使能閉戶著述，優游林壑，以永天年，不亦可乎？奈何效左徒之嚎呼，同賈生之痛哭，憂思煩惑而自傷其生為？噫，過矣！因誄之曰：「緬風流，念車笠。時荏苒，殊今昔。人皆忌，我獨惜。牀上琴，鄰家笛。」

占驗

醫、卜二藝，醫有據，卜無憑。凡人一念之誠，神明感應，占者往往率己意以斷之，安望其洞陰陽之理，盡生剋之變乎？近西郊有龔生修者，年甚少，探幽索隱，其於吉凶禍福，可限時日，屢試屢驗，可謂神乎伎矣。